

一只蜗牛的生活态度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来福



朱赢椿

有闲空，伸伸懒腰、读读闲书。眼下，读的便是——《蜗牛慢吞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朱赢椿的作品，这个在出版界如日中天、作品曾经多次摘下“全球最美图书”“中国最美图书”封号的书籍装帧先锋设计师，他所设计的封面，淡淡地画着一只小小的蜗牛，迤迤邐邐拖着一道亮白的痕迹，在封面上爬向书页的边缘，爬向它的远方。

朱赢椿的挥霍与舍得

朱赢椿的留白总是那么阔绰，这与那些排版得密不透风的某些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到了朱赢椿的挥霍与舍得。他真的太舍得。

第一个跨页，起伏的小坡。从左页横亘到右页，小坡一直绵延着，坡度缓和，一点不突兀和尖耸。页眉有一行小小的字在温馨提示：“如果你想听我的故事，就需要有一点耐心，不然的话，你会连我真正的样子都看不清。”

第二个跨页，还是起伏的小坡，像是时间静止了，有心的人才会发现其中的微妙变化。

第三个跨页，在小坡的某处，终于呈现一只探究的触须。

到了第四个跨页，你才慢慢看到一只小蜗牛的大半个小身子。孱孱弱弱。蜗牛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前面全是慢吞吞的过门。

到了第五个跨页，书名和作者才漫不经心地出现。字那么小，那么淡，能够看到这里还不撒手抛书的读者，已经不在意那个书名了，也不惊诧于它的迟缓出现了。胡适先生在晚年的时候谈到鲁迅先生，他说，那是我们的人。有时候，我想，读朱赢椿作品的，也是我们的人，是自己人。

第六个跨页，蜗牛慢慢爬到一丛黄色雏菊，它说：“我走得很慢很慢，并不是因为我懒散，……”

第七个跨页，蜗牛爬上了小坡顶，坡下小花烂漫，五彩缤纷。

第八个跨页，第九个跨页，第十个、十一个跨页……一路爬来，一路颠簸，蜗牛走得很慢很慢，终于遇到了生活中的危险，有同伴被踩死，也遇到了一只蜜蜂，还遇到了一群蚂蚁，生活中远远不止是鲜花和友谊，它接着就遇到了一只阴险的蜘蛛，遇到了一只可怕的天牛，遇到了一只被农药药翻的西瓜虫，邂逅了走路一掐一掐的尺蠖，接着认识了一只走起路来波浪起伏的毛毛虫，又遭遇了螳螂的袭击，也结识了智慧的蜻蜓、自卑的黑蜗牛、丑陋但是开朗的“鼻涕虫”蛞蝓……

蜗牛的日子缓缓慢慢，起起伏伏，经历春夏秋冬，晨昏更迭，走过花丛、草地、

栏杆、窗台、树枝、竹竿、横梁、铁链、墙角、路灯、水洼地、消防栓，夹杂着快乐、恐惧、沮丧、温暖、饥饿、幸福……，但是，也一天一天过来了。

“慢下来，让心慢下来，才能走更远的路。”这便是一只蜗牛的生活态度。“祖先教我们慢慢地生活，我从未对此产生怀疑。”

沉静地画禅意的文

画是朱赢椿手绘的，像是国画水粉画，清淡，隽永，耐嚼，有趣趣，有意味，没有鲜丽的色彩，却也同样沉静而美丽。画面使用大量的阔绰的留白。对此，朱赢椿解释说，“留白，是为了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阅读《蜗牛慢吞吞》，我们常常不习惯这么多的留白，但又感觉很舒服，阅读也需要打盹、换气的。

据说，朱赢椿自己在工作室里养了好些小动物甚至小昆虫，其中就有一只蜗牛，经常把蜗牛放出来，带它在窗台散步，洒水给它，让它误以为是下雨了就探头出来喝水，他看它走路，看它爬行，看它的轨迹。他工作的时候也是很慢，他说我不要生活得太快，太快有什么意思呢？慢下来多好？这个人生活得忒古典。

想起小时候欺负过蜗牛，用树枝将它撩到路边，记得小伙伴一脚踩过去，我清晰地听到蜗牛壳破碎的声音……现在想起来，这于我们是游戏，是淘气，于一只蜗牛，却是灭顶之灾。小时候，还是小时候，那时日子过得慢，常常有时间捧着饭碗，

去看蚂蚁搬家、搬虫子，去追逐院子里的母鸡和公鸡，去看屋檐的雨水滴落，那时候，夜里的天空里，还常常可以看到星星，慢天的、明亮的、大颗的星星。

文是周宗伟的，与朱赢椿的画面挥霍富裕相比，他的文字简约，节制，充满禅意，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自省自敛，包含着蜗牛的哲学和人生的哲理，其实也就是绘者和作者的人生理念，是他们对世界的感恩和谅解。“幸存让我们懂得了珍惜和感恩。”“慢点有什么不好，如果你本来就是一只蜗牛，干什么非要和别人去比较速度？”书的最后一页上写着“平安就是幸福，我继续慢吞吞地走路，自在而满足。”

最后一个画面是，一块裂缝的地板，长满了五颜六色的繁复碎花，这只平凡又不平凡的蜗牛慢慢慢慢爬过去。“平安/就是幸福/我继续慢吞吞走路/自在而满足。”

有时候，慢一点，的确是能够发现很多平时视而不见的美好的。春天，听得出雨水争先恐后洒向大地的心情；夏天，听得我家阳台上丝瓜和牵牛花生长的声音，感觉到藤蔓伸展到高处的一些微喘息；秋天，看得到日光里的轻尘颗粒在腾起、回旋又落下，又旋起；冬天，闻得到阳光里的味道……慢一点，再慢一点，感官会更清晰，更灵敏……

像从前一样慢

我家楼前，有一小坪空地，蹊跷地被人遗忘了若干年。

一些杂草于是占了便宜似的疯长。每一寸土地都长满了杂草和杂草的亲戚，大多数是长着锯齿的短茅草，间或有几株一点红，零星还有几株车前草，更多的是匍匐生长在地面上的雷公根，还有一些我认识的小青草，马齿苋，蜈蚣草，五爪金龙，还有菟丝子，还有些我不认识的草，比如长得像鸡毛掸子的那种草，比如长得不像鸡毛掸子的那种和那种草……

草丛中偶尔会传来“锯锯锯锯锯锯”或者“姐姐姐姐姐姐”的虫叫，但总是闻其声不见其影，倘若你对着草丛回以“阿嚏阿嚏”，那叫声有时会停歇片刻，像是对方在分辨我是什么虫豸，是什么来历，但显然我们语言不同，对方不打算继续跟我交谈。那么，这些杂草和杂草们的亲戚它们有没有地方方言？倘若是一株孔雀木或者紫藤，能听得懂不？物以类聚，孔雀木们一定不会来的，傲慢的马褂木也一定不会来的。这些门当户对的杂草和它们的亲戚们借风摇晃，是在趁机打手语么？

我没有梭罗的田野，也没有苇岸的土地，但我有这坪乐园。

我常常下楼丢垃圾的时候，站在那小块乐园前，发呆，我想，它们一定也都认识我了。像叶蓓在《蒲公英》里唱的那样：“一开始 我就在这里/在风里面长大/没人路过身旁”。也小风吹过，杂草和它们的亲戚们时而整齐，时而凌乱。

而无处不在的废弃塑料袋们在风里低回，起舞。

有的蓝色，有的红色。

世事仓促，生活匆忙，像一只蜗牛那样的生活态度是有妙处的，其妙处在于回头看看，再往前走时，往往走得更稳当、更惬意。正如木心先生的《从前慢》——

记得早先少年时
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
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淮军四十年》： 折射民族苦难 由一支军队兴衰

《淮军四十年》是一部由季宇创作，今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重要纪实文学作品。本书以淮军四十年兴衰为主线，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迅速衰朽以及各社会阶层奋力挣扎的历史。

从1862年创立，到庚子事变，在这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中，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等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

拨开历史的尘雾，重新回顾晚清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个人，或一支军队的兴衰浮沉，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和悲痛。

该书作者为法国著名摄影家索朗日·布朗与著名媒体人杨浪。今年1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5年到1968年，二十来岁的法国姑娘索朗日·布朗来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作为工作人员，她穿行于北京、大同、南京、苏州等地，抓取了一系列那段特殊年代里的瞬间，街区拐角、无名小街、一张张大字报、以及日常的活动都没有逃出摄像师的镜头。当然，索朗日拍摄更多的是那些民间景象，那些动作、表情、服装、房屋，少有政治表述，但却清晰地传达了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以及中国人独有的困境。

虽然照片会说话，但对于一般读者，照片里折射出来的信息毕竟有限，也限制了对照片的理解，好在这本书有一位熟谙那个年代的人做照片解读，这人便是杨浪，在他的解读下，每幅照片都活了起来，所透露出来的巨大信息量足以复原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每一个场景，也因此，本书更有价值。

《我是即将来的日子》辑录了熊培云对生命、爱欲、媒介、美和正义等方面的思考。不曾毫无节制地抒情，也未沉迷于意象的构建，它们以诗或“诗评论”的形式呈现，揭示了人性的幽暗与光亮。当人们喊出“文学已死”的时候，作者却逃向了它。作者相信上帝的语言就是文学的语言，上帝不是真理，是意义，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生产和捍卫意义。该书今年1月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中国记忆·1966》： 法国摄影镜头下的 特殊中国



《我即将来的日子》： 幽暗与光亮 揭示人性的